

乌镇上演国际戏剧嘉年华

高 乔

环球热点

美国实验剧场先驱李·布鲁尔的《动物磁性》、斩获多项欧洲戏剧大奖的《说话的手》、南非舞蹈唱诗戏剧《黑妞肥妞唱唱唱》、创新演绎经典的中德合作话剧《茶馆》……近日，在第六届乌镇戏剧节上，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9部剧目、109场特邀剧目竞相绽放精彩。

五大洲不同国家的优秀戏剧、全球知名戏剧家的深入对话、千余场融入生活的戏剧艺术表演……以“容”为主题，今年的乌镇戏剧节让中西戏剧作品在乌镇相遇，让中西艺术文化借戏剧之名，碰撞火花。



世界舞台 多元碰撞

10月18日晚10点半，浙江乌镇大剧院，台上巨大的齿轮形舞美装置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台下1000余名观众掌声如雷。全长3个多小时的《茶馆》作为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惊艳首演。

“《茶馆》在美学风格方面和欧洲当代戏剧美学非常接近，作品水平也在一个高度，非常震撼！”看完演出，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IN单元节目总监阿涅斯·妥丽对《茶馆》赞叹有加。这部由中国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德国知名戏剧构作塞巴斯蒂安·凯撒担任戏剧构作、改编自老舍经典戏剧作品《茶馆》的全新舞台巨制，将厚重的时代寓意与当代戏剧美学巧妙融合，以中国经典叩击世界审美。

中西戏剧作品的交流碰撞，是今年乌镇戏剧节的一大亮点。

“你拿出你最好的，我拿出我最好的，我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呈现，让观众坐在剧场里感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产生的碰撞。”中国青年新锐导演陈涛说。他和余凤霞导演的《皆大欢喜》，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喜剧，运用独具中国传统美学特色的舞台设计，融入中国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表演手段，将中国审美元素镶嵌进莎士比亚华美的剧作文本中。中西美学符号在这部戏剧中发生奇妙的碰撞。

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莫洛奇尼科夫导演的《1914》用卡巴莱歌舞的形式表达对战争的思考，罗马尼亚国宝级导演维尔希·普卡雷特重新演绎现代剧场圣

经《等待戈多》，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青年导演巴斯蒂安·克拉夫特将夜视拍摄摄影手法融入《黑暗中的舞者》……世界顶级剧团、实验剧场先驱、中国先锋导演齐聚乌镇戏剧节，以当代艺术、实验戏剧、浸没空间、象征概念、音乐剧场、多媒体影像等风格迥异的戏剧表现形式，展现着世界多元戏剧文化的魅力。

深度对话 激发火花

14场小镇对话，两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戏剧对话会议，借助乌镇戏剧节的舞台，全球知名戏剧艺术家和戏剧界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全球戏剧艺术界的前沿话题，增进中西艺术文化的交流深度。

“在历史上，中西戏剧文化的交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的交流甚至直接导致了艺术革命性的变化。”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罗马尼亚分会主席奥克塔文·萨尤在小镇论坛的讨论中说，如果没有1935年的梅兰芳赴欧洲访问演出，就不会有布莱希特风格；如果没有格洛托夫斯基在印度、中国的交流，就不会有如今广为人知的贫穷戏剧，“不同国家戏剧的偶然碰撞，可能在戏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中留下足迹。”

在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专场论坛上，中国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授彭涛与波兰格鲁托夫斯基学院院长雅拉斯拉夫·弗瑞特、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萨瓦斯·帕特里蒂斯等学者以《茶馆》《樱桃园》两部中国导演作品为切入点，就戏剧再创作与经典剧作文本解读的边界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戏剧节本身是一个平台，大家

借此去尝试突破，在‘玩耍’的过程中找到新点子。”萨瓦斯·帕特里蒂斯说。

随着交流的深入，中西戏剧艺术家们不时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加州艺术学院戏剧学院院长特拉维斯·普雷斯顿与中国、德国、印度导演探讨如何实现电影与戏剧两种艺术创作的巧妙转变；同为格洛托夫斯基传人的美国戏剧家汤姆斯·理查兹与中国台湾艺术家刘若瑀共同追忆格洛托夫斯基的表演理念与思想精髓；南非导演丁内波·马什尼与中国导演、歌手共同交流音乐在戏剧表演中的独特魅力……在艺术领域的深度探讨，补充了戏剧作品呈现之外的交流空间，为不同国家的戏剧艺术家提供了多向度的互动可能。

跨洋传播 产生共鸣

鸡肉、春笋、鱼圆、蛋饺、河虾……一锅热气腾腾的“全家福暖锅”温暖了一桌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在每年乌镇戏剧节独有的长街宴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戏剧人沿街围坐，体味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

“我们要为中国文化跨越重洋、走向世界充当一个水手。”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及总监制黄磊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发起乌镇戏剧节的初衷，是希望将其打造为一张文化名片，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的美好、善良和创造力，告诉世界，这个时代中国从来没有远离过。”

举办6年来，乌镇戏剧节邀请的优秀外国作品数量逐年增加，来访的西方戏剧艺术家越来越多，乌镇戏剧节的国际知名度也日渐提升。

“伟大的剧场，就是人与文化的融聚。乌镇戏剧节最出色的地方在于，这里不仅使不同的人和文化相遇，更唤起人对自身的认知。”奥克塔文·萨尤说，“自从两年前我来到乌镇，我就把自己当作乌镇戏剧节的形象大使，无论我走到哪，我都告诉戏剧界的人，一定要来乌镇，这里是充满奇迹的地方。”

第一次来参加乌镇戏剧节的雅拉斯拉夫·弗瑞特也有类似的想法：“乌镇戏剧节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导向，营造了非常和谐的交流氛围，让欧洲的戏剧作品能够有机会与中国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交流，这是特别可喜的事情。未来，欧洲戏剧可以把乌镇戏剧节作为一个检验欧洲戏剧的舞台，通过观众的感受来检验欧洲戏剧的艺术价值。”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戏剧节之一，阿维尼翁戏剧节此前从未有中国作品入选IN单元。阿涅斯·妥丽作为IN单元的节目总监，此次前来乌镇也收获了许多惊喜：“欧洲主流戏剧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其实还停留在京剧这类传统戏曲上，当代中国戏剧并没有进入主流戏剧语汇。我这次来，也希望能有机会把中国当代前沿的戏剧作品带到法国，带到欧洲，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当代戏剧创作者的思考和创造力。”

“6岁的乌镇戏剧节还很年轻，未来将成为中西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它已经在路上了！”阿涅斯·妥丽说。

上图：在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专场小镇对话论坛上，来自中国、德国、希腊、波兰的戏剧家、学者探讨中国戏剧作品的创新与突破。
(图片由乌镇戏剧节主办方提供)

一艘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各地加速驶向中国东海；一架架国际货运航班相继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场吸引全球30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15万家采购商参与的经贸盛会即将在黄浦江畔拉开帷幕。

作为今年四大主场外交的“压轴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中国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开创中外经贸往来的新平台；以深化对外开放的大手笔，打造融通中外的合作新路径；以促进包容互惠的公共产品，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放眼世界，人们习惯了展示成果、促进出口的博览会，却鲜见“引进来”型博览会。进博会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是中国首创的经贸制度安排，表明中国希望扩大进口、塑造进出口并重对外经贸格局的意愿。

这一创举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这一平台聚合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兼纳企业展和国家展，并有丰富的国际研讨活动，因而被称为广交会、世博会、博鳌论坛的“三合一”。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一些商品流通的全新合作模式与创新方法即将亮相进博会，为中外企业实现更好的经贸交往提供启发和借鉴。

进博会的召开，打造一个融通中外的复合式新平台，让“中国需求”无缝对接全球商品服务，为世界带来机遇和商机。

对中国而言，从挪威的三文鱼到西班牙的火腿，从新西兰的牛奶到智利的大樱桃，进博会的召开让越来越多“网红”产品加快进入千家万户，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满足着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对海外企业而言，进博会是进入中国市场极佳平台，是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良机。正如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斯铂涵所说，参加进博会，能让外企把更多创新和优质产品加速引进中国市场，有助推动优化营商环境，从而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标志”……海外参展商如此评价进博会的意义。世界透过这一舞台，再次确认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找到中国经济澎湃不息、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进博会吉祥物、憨态可掬的熊猫“进宝”，围着一条蓝黄相间的“一带一路”围巾，体现进博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紧密联系：两者都体现市场和需求的关键作用，为世界搭乘“中国号”快车打造“双通道”。

全球44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超过30个将参加进博会。尽管展位相当“紧俏”，中国依然专门预留展位给最不发达国家，希望帮助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建立与中国的长期贸易合作关系。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中国借助进博会这一崭新舞台，再次向世界阐释双向开放的理念，表明中国致力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中国唱起的这一支东方“新曲”，正在成为引发广泛共鸣的全球“交响”。
(据新华社电)

中国新创举 世界新机遇

韩
梁



世界最高塑像在印度落成

世界最高塑像“团结塑像”10月31日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正式完工，印度总理莫迪为塑像落成揭幕。这座塑像位于古吉拉特邦纳尔默达河的一个岛上，为纪念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萨达尔·帕特尔而修建。塑像高182米，接近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的两倍。

上图：10月31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拍摄的“团结塑像”。
新华社/路透

右图：10月31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印度总理莫迪(中)为“团结塑像”落成揭幕。
新华社/美联



“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

祖 鸿

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宣布，她将在今年12月的基民盟党代会上放弃竞选党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13年、领导基民盟18年，她此番发言被认为预示着“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

体面走下权力高峰

“我并非生来就是总理，我也从未忘记这一点。”默克尔在前不久的基民盟高层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称，“作为总理是一种荣誉，非常感谢能够担任总理这么多年”。

据德媒报道，默克尔日前出席基民盟高层会议新闻发布会时宣布，她将不再参与党主席竞选，未来也不会再竞选总理。“到了开启新篇章的时刻了”，默克尔说。

分析认为，遭受接连政治失利后，默克尔意欲逐步交接权力，平稳退出政坛，“默克尔时代”终结的序幕已经拉开。

“默克尔的这一决定表明她为体面地走下权力高峰作了准备。”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有关任期内的工作，“我不认为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会发生任何改变”，默克尔说，“甚至可以说，我会有更多时间作为政府首脑专注于各种事务。”

离任计划有迹可循

谈及不再参选原因，默克尔表示，执政联盟10月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传递出明确信号，执政各党需要反思，联邦政府形象需要重建。

对此，闫瑾分析称，默克尔第四任总理任期内，由基民盟/基社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因各种内部问题分歧，无力领导德国，在国内及欧盟无所作为。

据德媒报道，默克尔在2015年开放边境允许大量寻求庇护者入境德国的决定，令她跟执政盟友基社党陷入持续的紧张关系，也造成德国反移民的极右派势力在全国政坛崛起。这一政策不仅导致德国社会撕裂问题严峻，默克尔的支持率也显著下降。

“执政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如何应对在德国、欧洲和全球日益蔓延的右翼民族主义以及移民带来的挑战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分散和削弱了默克尔政府的执政能力，



图为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使得其在德国国内问题和欧盟改革方面无所作为，接连在州议会选举中失去选票。”闫瑾说。

德国依旧不可替代

英国《卫报》称，默克尔2005年成为德国总理时，美国总统是小布什，英国首相是布莱尔，法国总统是希拉克。13年后，只有她还在坚守着，而她也带领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核心与基石。

分析普遍认为，在“默克尔时代”，德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影响一直是巨大的。

美国《纽约时报》称，默克尔宣布退出虽不意外，但对德国及整个欧盟都是个打击。《卫报》也表示，默克尔向来代表安全、稳定和连贯性，“默克尔时代”一结束，可能对欧洲和欧盟未来的凝聚力产生重大影响。

对此，闫瑾表示，“尽管默克尔的离任计划给德国国内和欧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今年德国几次的议会大选中联盟党的选票有所下降，但是联盟党主导联邦政府的局面不会发生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德国国内的局势仍然是稳定的。”

闫瑾认为，从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德国国内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德国外交政策上的一贯连续性来看，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替代也无法撼动。